房子

最近小张的老婆一直和小张闹离婚。原因很简单，没房子。十年前小张老婆大着肚子，本着先上车后补票的原则，嫁给了公交车司机小张。一家三口就一直窝在只有十平米的出租房中。而且这房子也不是小张的，是小张他妈从她单位里分的。本来房源有限，单位里无房的职工又多，小张的妈也就只是个车间里的最最普通的操作工。分房是跟她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同事春花偷偷的把这一个情报告诉了小张的妈。这老人家一听，心中一急，也就顾不得组织性纪律性了，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小张，就往厂长办公室里闯。什么都不说，就杵在厂长面前。原本酣睡的小小张突然间就嚎啕大哭了起来，这哭声凄厉异常，惹得整个办公室里的干部们心不由得戚戚然起来。于是乎，小张的妈就分到这一间小小的屋子。

这间屋子是大宅子里的一间。原先的主人还住在这里，只是住在楼上。每次他到楼下公共厨房的时候，看着这楼下那件屋子眼神总是很复杂。原先一日三次的做饭次数慢慢地增加到一日多次，其实哪是做菜啊，只是在厨房间东掏掏西弄弄，眼睛时不时瞟小张那间屋子两眼。最后索性买了张椅子，放在厨房中，一整个一整个下午坐着，听着广播，哼着小曲，直愣愣的盯着小张的那间房间。至于原因小张知道，小张的妈也知道，后来小张的媳妇也知道了，最后连小张的儿子都知道了。只是他们谁什么也不说。一个个当做不知道。

在广播的咿咿呀呀声中，小小张长大了，成了小张。小张读书不行，这不是努不努力的问题，而是真的不行，每次考试前，都是坐在小椅子上，瞪着眼睛，把书从头翻到尾，又从尾翻到头，如此这番，至少有几遍，不到晚上十二点绝不罢休。可真到考试的时侯，复习的东西总像是浆糊一团，什么都分辨不出来。结果自然是红红一片。等拿到成绩单，被妈妈狠狠打屁股的时候，小张总会想到小夏，就是春花的儿子。同样是浆糊脑袋，可人家偏偏生得俊俏，只需微微一笑，就算你有天大的火气，也不忍心下手。就凭这一点，小夏逃过了无数次的厄运。小张每念及此，外加屁股上的剧痛，不由得哭的更厉害了。哭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。同样打也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。打得次数多了，小张的妈妈也终于承认了，小张不是一个天赋异秉的孩子。

小张解放了。他再也不用为他的考试担惊受怕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也试着和小夏一起爬桃子树去摘桃子，摇银杏树把果子给摇下来，偷偷进人家院子里采桑叶，但时间长了，心底生出了一些许的愧疚。毕竟小张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，有着自己的骄傲。他没有小夏天使般无忧无虑的心性，也没有房子先主人那般执着和坚持。小张只是小张。每天，小张还是会坚持把作业完成，会每天傍晚守在巷口的电线杆下，盼着妈妈回家的身影。